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學餘堂文集卷六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詩文序

綏庵詩稿序

虎臣先生别十餘載書數至論詩辭古文外無一語及他事以予所為稍類於古遲予定其詩予歸自山左渡淮聞虎臣在白門庶幾一相見比至則已返金沙予寓

書未達又先以詩來屬序何其用心之勤以篤且善下人也夫詩以自然為至以深造為功才智之士鏤心劌腎鑚奇鑿詭矜詡髙遠鎚削元氣其病在艱澀若籍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輳不深入人肺腸寖就膚陋其病反出艱澀下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造瓌瑰森拔不肯一語近人讀中祕書春秋方盛廣蒐博討日浸月漬漸進自然其視古人奚若且忘富貴重行誼往往與布衣歡尊禮如大賔生

産日落能傾槖急人虎臣豈僅以詩傳哉嗟乎梅邨先生三書論其詩詳矣予故略叙其為人云

去邠詩序

張子為邠州期月有居邠詩自為序又逾年坐事免官於是有去邠詩遺書示余且寄詩一章凡四百字其言真朴頎似杜少陵予發函嗟嘆近世縉紳視奪其官若裂肢體或不幸斥非其罪則俛首喪志搶地呼天氣鬱而不能抒心煩而不能理求其自放于文辭者鮮矣況

邠不可為土瘠賦逋歲數易其官且皆繫事不得去此其地誠不可終日居復何三致意於去幽乎哉君子之居位也不欣欣以喜其去位也不悻悻以怒張子性耽咏歌雅不習吏事其抑而為吏葢以親老食貧莫得升斗祿養為二人雖而卒與世齟齬天殆將挫其鋭湍之氣試之艱苦之塗以助其咏歌乎夫邠不可為歲數易其官而張子拮据補苴且將及報政之期紀績者數矣而終不免以失職去悲夫

李屺瞻詩序

立言之可傳者本之有物出之有章而其擬議變化要眇而不可測故簫韶之樂非一器之音易牙之庖非一俎之味詩書六藝之文非一言之美其所積者深以廣則其所發者大而該也文者道之餘也詩者文之一體也而風氣高下嘗因乎其地視乎其人昔遊京師稱詩諸公間大梁趙錦帆謂余吳人能不操吳音余笑曰吳音非不佳患不善吳音耳豈必規規焉步趨中原哉然

而東南之音多失之靡西北之音多失之厲殆由性成求其兼長而寡病君子以為難屺瞻秦人也余見之孫豹人坐上其雄爽之氣勃勃眉宇自秦之晉南遊江淮所遇山川風物寄興屬懷情隨境移蔚馬蒸變觀其羇旅無聊不平之作益秦風而兼乎吳楚者邪屺瞻富春秋擬議變化其進未有已嘗為余言母夫人見背時生甫十許日失恃之痛銜恨終天往往見之於詩使人不可讀余三歲喪母與屺瞻稍異而抱痛則同每語及此

相對泫然不忍言詩吾又嘉屺瞻之不僅以詩自詡也爲序而識之

李朗仙江淮草序

天下山川形勢之險蜀爲最自漢以來工文辭如司馬相如王褒揚雄李白蘇軾諸人尤最多予北抵燕齊南游荆楚閩粤獨蜀爲未至嘗裹糧具舟思一泝三峽攀劍門徧觀杜拾遺所爲詩處度所得必有異而卒不果往以是翹首西南常怏怏今營山李子朗仙將歸蜀矣

以其客遊江淮者發為詩壯采飈舉未免有懷鄉感物之悲葢李子之先人嘗仕淮會明末蜀亂道阻李子生遂家淮之鍾離今年且壯矣其甥張公葡水以左官叅佐宛陵李子於是有敬亭之游又善吾友梅子耦長詩日益富閒過余談讌以永日其舅氏陳公嘗守吾郡遺文散落又同張公收輯用永其傳余以是敬之不敢僅目為文士夫古今人非不相及也所以不及者少壯時馳逐利欲狗馬聲色以汩其心以銷亡其神智故逡巡

中廢及其老大而思奮强弩之末矣李子壯年客處蓄其果鋭不即人之所圖而與古爲稽其鋒不可嚮邇夫司馬相如王襃揚雄諸人皆生於蜀者也杜甫詩最變州以後葢久客于蜀者也說者皆謂得山川之助李子蜀人而非生于蜀其歸亦客也以蜀人而爲蜀客蜀又當兵革游更之後井邑成墟親舊凋隕其胸中轗軻坌涌之氣視杜甫作客時當更有難言者李子其必哀家有作也以視江淮之詩又當一變請得嗣觀而極論焉

朱山暉循寄堂集序

文辭之與利祿若相避然終身禁近足不踰國門得載筆為蘭臺石閣之文其言不必工出參藩牧觀察郡國歷予關塞嶺海放為羇愁憔悴之言其官不必達起家著作之林馳聲於山徼海壖無人之地廣採遐觀藝為詩歌才大以燕豈不誠難矣哉同年朱山暉先生舉進士用文章發聞讀書史館出入執一卷自隨居則坐擁木榻不徹遂貴遊是時于官比部數與之論詩馬首未

幾改水部歷銓曹落落如故乃有備兵口北之役已又遷副使防海登萊余亦出為山左學使者登州東極滄溟丹崖絕島雲物百變故子瞻歌海市處予駐節較士時聞山暉且至躍然以喜思得共故人把酒捫子瞻之舊刻觀海市之靈奇相與流連極唱詠為歡而山暉後期不及待遂去既抵濟南得其東牟寄和諸詩未嘗不追以為恨庸詎知後此二十年不復一再見哉詩文小道昔人比之鞶帨山暉在官廉謹深沈有大略每出視

事吏抱牘堆案不移時剖決退食陶然不廢嘯歌其初
涖登萊也軍餉不繼脫巾洶洶顧區辦立定召諸弁庭
數之無敢譁時海艘闌入京口直犯江寧偵騎日數至
山東震驚而坐鎮無動容六七年間轉徙河北崎嶇嶺
表處軍興民病之時所至皆有聲跡先是富平故多名
公卿然無起自庶常者有之自山暉始其迎養太夫人
於官也具翰林儀仗邑人榮之左右承侍歡甚尤篤意
故舊嘗與李給諫天中善天中被譴出關追送不及每

言之泫然曰吾負此人其行誼若此詩有循寄堂集文有函始集共若干卷自言寄跡一官有滄洲之興下筆超然獨異其子樹滋厲志學行見推於吾友顧寧人今輯其遺編以傳可謂能世其家也已

緑曉堂詩序

始余客南州有示以鄒君流綺名家集者濫采余詩余未獲見其人㧗余同年子度之從父也又數年命其子芳㶊犯風雪挐小舟來徵詩古文辭橐其所刻十餘編

凡朝野紀載名臣烈士之蹟幽人淑媛之詞罕不甄録會歲暮未得卒覽而芳蕤又屬序其詩坐待于客舍夫文章之廢落久矣鄒君之父子汲汲奚為者自古能言之家累車不能載其書連牘不能數其姓氏昭明創為文選聚千古文人於尺籍中世目為選體後人廣之至再卷帙滋繁見者滋少寇亂以來故家藏書多見剽為鎧甲付之煙燼僅有存者易米而炊曾升斗之不給以視詩書牆壁又一時也當是時紈袴之子以簡籍為贅

疣有人於此網羅捃拾考獻徵文至剳膏肷以資剞劂可謂博覽好事獨為所不為者矣中壘父子經術徐陵家世詞名鴻筆之彥類有相承芳甤少年警敏日侍其尊甫左書右詩朝吟而夕誦求不褰其芳澤不可得也今録曉堂詩數卷備古今體睥睨作者南州李宗伯序之詳矣余故椎魯近又以病懶自廢嘗以謂詩之工者非學所得强而非學之篤且深則其所為工者卒不可倖而致羿射秋弈專一藝之能未有不畢終身之力者

也鄉子生昆陵文學之鄉家有賜書沃其本以昌其華吾殆將伏膺而俯焉昔人不云乎風水相遭而文生焉夫無意為文而文生所謂天下之至文也

吳非熊詩序

山人詩與縉紳自異益其地使然處巖穴而務為富貴之言謂之不衷若翦削太甚氣寒力薄視一言一字之近於高華若將浼焉此特田夫村老之言目為山人人之稱山人者豈徒然哉摩詰富貴人下筆輒蕭然物外

浩然以布衣齊名觀其詩豈嘗有岑寂寒儉之態哉故夫山人之詩未易言也吳非熊山人之能詩者也好苦吟若峽猿哀嘯而清健鬱蒼非一目所能盡其稍近樸拙彷彿少陵之遺意焉此其所以獨勝也伯璣拔其尤秀者若干首而屬余論之夫山人闢草篇非其至者而平生獨以此得名於乎詩可易與人言哉

許侍御詩序

侍御許青嶼先生偶刻其出都之詩曰放船艸其既出

而復入者曰遵渚草二帙不足盡其詩什一然悱惻忠厚國門流傳以為有風人之旨夫觀人於進退得失之間本末立見矣青嶼為侍御號稱敢言按秦有聲績以細故奪官論者或為嘆息而先生鼓枻南歸無顦顇失志之態既閒居猶徉咏歌承中丞之世澤諸子弟又相繼顯名田園雖薄度當有以自老其卧而復出也以聖天子寬仁御下往時坐文法詿誤謫斥者多見湔濯次第皆柄用賢士吐氣故復昂首自奮顧瞻宮闕感戀

裴回殆有一飯不忘君者會事格不果請日與其友吴漁山用文酒相娯放浪公卿者舊間棲遲浹歲先生亦倦而將歸矣適予需次京邸踰月先返又以予為知言贈答數四且相約冬春待予於蘭陵之别墅嗟乎今世多才賢人浮於位新舊仕進之人例當得官者雲集輦下率數歲不得除亦暇問東吴菰蘆中尚有人哉

李叔則集序

古之立言者先養氣氣充於中淵淵渾渾莫知其端有

觸而動如蹈伏弩決河隄一發而不可禦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其間雲霞風雨雷霆霜雪鳥獸蟲魚人物之類鉅細萬變彫繪無所施其工陶冶無所用其力歷算無所窮其數爍然而在上者垂殺然而在下者列不知其誰尸者氣為之也推而至於一人一枝皆類是也善乎蘇子之言畫竹也竹之始生徑寸而節葉具焉非節節而纍之葉葉而綴之也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振筆直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稍縱

則逝矣蘇子之言如此其為文也亦然古今雄辯若河漢行所無事者前有莊周後有蘇軾而已吾行天下見著作家頗衆勤敏便給罕有如河濵李先生者其為人博雅善記誦喜賔客與人坦然直遂詩文不起草有求者即席伸紙直書之或作飛白各題識持去其不屑斧鑿有哆哆道古之意見者皆嘆息縮手以為其文似子瞻詩似太白非近人所易及也先生與李太虛宗伯同姓交甚歡宗伯老於著作佘從西湖復見之戚相推引

獨未得見先生而貽書往來贈答不絕其贈我官齊魯也序數千言拳拳勉旃以孔孟之道甚矣先生之不以今人待我也予故樂序其集時取而觀之以發我胸中磅礴之氣焉

毛大可詩序

夏六月客居山陰蕭山毛子大可及何伯興書至亟相推許以所定越州詩選文園倡和詩見寄余發而觀之皆可誦者會久旱水渴舟楫皆阻余遂次其文園詩大

可與伯興諸子盧佇者久之不得見爰作長歌以寫懷思其詩曰越人擁楫久蒙好慷慨悅君知不知誦之淒惻婉孌一唱三嘆何其情深旨永纏綿而不可解也余將歸艤舟造訪則大可至自山中握手語亹亹將達旦出其全詩相質余乃知大可之甄選越詩振興風雅者蓋有本也近體詩多新語不作淹熟樂府五言古哀情促響悱惻無端其騷之苗裔乎七言古似謠似讖率多古音其長吉王建之間乎今四海干戈未寧獨風詩為

戚貧士失職之賦騷人怨憤之章宜其霞蔚雲屬也蕭故吳越要津舳艫絡繹四遠之至止者無不願見大可而大可同里同郡復有諸君子晨夕相切磨詩有之曰倡予和女是其多所取也夫

徐伯調五言律序

山陰徐伯調書至曰曩與君論詩甚善君輒為我序近者放廢無事取古今詩分體各治之今五言律先成帙君為我定之予循覽數四删其十之二三序曰夫近體

莫難於七言固已然五言長城昔人蓋重言之唐之初盛稱沈宋高岑王孟諸家大約温柔淹雅典麗冲和如靜女穠花鏤金錯彩要歸於自然使人讀之心恬意愜一唱三嘆斯爲極致獨子美沈鬱怪幻雄視百代如風雨雷霆猛獸奇鬼驚魂動魄咄咄不敢逼視杜律在唐實爲變調而所爲五言長城亦拓地萬里矣伯調之律以杜爲宗以創獲爲奇其于軟美輕俊手滑調浮及寒儉平易之作視之如糠粃雖貌似乎唐不取也故其爲

詩熊熊渾渾磅礴光怪可喜可怖雖或鑱刻險仄不合時宜亦杜之苗裔矣即此一體足留伯調天地間況其詩不盡此乎予曩與伯調論詩薄視文長若附庸國惟我兩人所見略同今復論其槩如此吳越間多詩人丁飛濤毛大可諸子皆與伯調往復議論試以此質之當不河漢余言也

陳伯璣詩序

論詩於今海内其類有四躭近望遠土苴古體一也遺

實采華矜氣悅目二也歷下竟陵互相齮齕三也訣辭駢巧干澤取憐四也屏玆四類而其詩或庶幾矣薦紳先生既嬰機務神慮耗廢又牽於文罣多所忌諱其屏此也恒難而貧士失職羇旅自放於江皐澤畔討風騷之極變覽山川雲物之參錯重以窮愁拂鬱思慕之無聊歡觸而歌哀至而哭有鬱必宣一往而深故其音頓挫每極於古吾友陳伯璣豫章閥閱之冑也避亂移家與劉遠公俱流寓蕪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其言清

深沖淡秀而不纖肆而不叢家貧故倦遊雅志坐嘯不輕以言干人有詩之瑜而去其纇其在是與其鄉之先達負天下之望若熊公雪堂黎公左巖極口推轂其在江南一時名公卿詞人皆樂與之游而吾友邢孟貞頗與治尤稱善信乎其學成於己而道孚於友也孟貞逝矣與治亦且老病余旦暮北征伯璣貧無以將母暫還南州視其既蕪之田園將有所經紀其尚毋愛匡廬之秀香鑪瀑布之奇築室五老峰下高卧而不出乎於其

別序以要之

李渭清燕臺詩序

詩得之山林易得之都市難非都市之能為詩累也心乎都市者之為累也韓氏稱富貴之人意得志滿常不暇以為而窮賤布衣屈首跼步東西走謁為之又不得吐氣二者交病古有據地狂歌避世金馬門者雖在京輦其視青山白雲殆為不遠矣李子渭清其有近乎古者邪渭清以諸生被徵擁書卧僧舍不肯干恩達官近

詩多豪逸淸遠有類乎閒居之所爲吾以謂有詩人之風而其家在東武枕藉瑯琊瑯琊極乎滄海嵒林洞壑皆窅然以深吾官二東欲往遊而不可得也涓清睠懷者舊搔首故山往往形之篇什昔周司農櫟園觀察青州延賞爲上客吾友王山長不輕推可獨序其詩無斵詞嗟乎士貴自立眼前富貴俄頃耳山左舊遊舉進士能詩者既有田子綸曹升六王仲威諸子李子與即墨楊子六謙又同召至都下不爲不過吾嘗拔其文拔最多士

今數來論詩詩日有聞蘇子瞻之告李方叔謂落其華而成其實毋少得於中而務張其外間舉以語二子忻然識之不忘吾喜諸子之足張吾軍也夫吾黨豈徒以詩雄邪

## 書帶園集序

書帶園集十有六卷梅氏朗三之書也朗三殁數年友人蔡大美沈治先泣告諸舊游請為刻行又數年其孤庚挾父書來臨江屬予序予嘆曰固予所欲言也夫物

貴孤生亦以類聚而生之甚難摧折之甚易此天之所為不可解也吾宣城于江上稱巖邑其山巉以秀水甘以清草木扶疎而沃若其清淑之氣所鬱積必有異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見於天下而所謂道德者多隱君子其以文章見者至宋始有梅昌言聖俞元有貢仲章泰甫父子十數輩最著者聖俞以詩名去聖俞五百餘年裔孫為禹金先生文詞贍給雅善博綜其羣從季豹子馬勉叔諸人為王元美所亟稱後禹金閩孫復

有朗三益庶幾與禹金相望者然梅氏自昌言學士外聖俞仕不過都官歐陽公傷其以窮死禹金以明經對策不第季豹子馮勉叔朗三皆困諸生中而朗三年不得四十以宛陵山水清淑之氣若私於梅氏之數人生之甚難聚之不易而皆摧折之若不甚愛惜其故何與豈人之所喜天之所憎與抑天實靳才而故嗇其年所以予之者不肯盡與才固難也居才尤難士之挾一長而掉頭瞋目侈然謂莫已若者限於器也朗三才既特

儁陳卧子曾手録其作四逺咸推異之而其意嘗自下往三十年前獲予一詩輒榜之壁示客曰此必後來之秀時佘甫學詩而見稱若此夫朗三善詩古文詞兼及書畫喜議論與人游温柔克讓又好奬才彦無遺力奈何斂衆美以萃其身而速天之摧折也悲夫悲夫

來諗居詩選序

於乎士之才而窮殆未有甚大美者也既困其身又靳其子其萬一永存者惟文辭耳所著來諗居集勝國陳

卧子諸公序之詳矣晚歲益自省括間示予相可否
若憂其將老者今奄忽十餘年始得以其詩行將亟取
一冊焚之以告墓荅許佐剞劂故余疇昔執手之言而
是編則余與梅耦長高阮懷後先所讐定也方其疾革
時余適在秣陵乃手舉以屬耦長徵舊諸余歸聞其語
輒嗚咽泣下大美平生快直與人交不庇其過又跌蕩
文酒目眇視猝相遇閭巷間非即而諦觀之嘗不揖遝
去以是得簡亢聲時被口語然故非亢也性好客喜遊

嘉客至必質衣具酒盡歡在郡為名諸生客亦多集其廬顧獨喜詩歌古文故其業不售以布衣終伯仲三人相友愛少弟季鷹溺江死大美與仲氏玉立客姑孰徒跣江滸日夜哭解裝募漁舟不給至畚楮書要約重購之又灑血呼籲江神明日乃得屍歸葬鬻屋以償負時季鷹子尚在母腹中贍嫠婦以鞠遺孤皆大美力也人有急不能周必告所親有力者共拯之聞人詩有警句手錄口吟若已出邑令余公颺好奬名士相暱就並舉

其所知而無所干請大美歿數年余公言之出涕且曰吾得盡交宛賢士大美教我也其為人如此而卒以無嗣妾吳氏最少用治命不嫁余見其窮餓零丁未嘗不心惻也於乎大美與余比閭懽晏其詩必先成屬和酬唱遂多自其歿而老成零謝比閭之酬唱亦已寡矣往在臨江見夢索酒哭以二詩遣力齎酒漬墓上同人見者皆嗟悼有作疊見於篇故併刻之以見其誼信於朋友且序其略使後有徵焉大美諱蓁春別號芹溪萬歷

丁酉年某月某日生順治辛丑年七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五

高阮懐洪州艸序

湖西地故荒瘠民不喜事分守使者可卧治官舍枕山而憑江清流碧嶂爛然在目若寢處與俱者故於詩獨宜比歲徵斂旁午使者以吏事奔走不得息藏書數千卷不及開帙而故人賓客來者無簿書之困無交遊人事之擾陳冊發籍朋倚山樓歌嘯其中往往發興於詩

於是江山之勝日在使者目前而逡廵不得收者容皆得而專有之故其詩獨多吾友高阮懷治詩有年里中罕有先者往遊山左有詩一卷頃來湖西散月又勝山左時夫事非癖不傳力非專不精阮懷既癖於詩處登臨山水之地久容清暇其用力也專以精其修辭也鬱以秀其感興也愴以深余嘗謂詩以言志以被管絃四始六義不獨愁苦為工而余性不習吏事以未得釋負荷其言多憂危阮懷壯齒負才鬱鬱不得志其言多悲

憤毋乃皆有所敝而未聞道乎二樵者入山一坐山之麓弛檐息肩一攀巖而上徑滑磴險槩𨻶側足虎豹嘯嘷雲霧晦冥目眩股栗惴惴隕墜不如退而歸休息於山下令人出處貴賤亦如此矣況以高子之才其不久處窮約也余近知語言文字不足恃寖薄言詩旣悚別去留詩索序且有奉倩之戚乃序而復之以釋其意焉

儷蘅集序

昔人撰著詩書多藏之深巖大穴扃鑰遺子孫俟之身

後必有出而傳之者五代和凝自鏤其集百餘卷宋王雱版其文鬻於市並貽譏識者近世詞人髮未燥裒然成集而布衣野老韜光埋照俳側侘傺生不求合於人吞志以沒其遺書剩稿委弃籝篋子孫不以易衣食飽鼠蠹者鮮矣故得其人則書存不得其人則書亡惟古之有道者能不介介於文詞若夫修詞之士生死以之生既力竭死亦魂繫觀古今鬼詩有題石壁畫江沙凴于乩嘯于户牖或酸風苦雨之夜幽篁皎月之間躑躅

悲鳴咿嚶淒斷至聲形俱見與人倡酬累夕不絶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見其才故雖死而齎恨懷愁嗚咽而難平也予嘗於亡友遺文收篡剞劂困不自卹益竊有感而然吾宗偉長復以儷衡集見屬一爲其從叔求公一爲宗人河采詩賦共若干篇二子生不同地而侘傺畧同又皆咯血死殆負才鬱結不平於心者嘗竊壯其志而獨悲其數奇善乎偉長之序其集也謂二子既窮死無可慰泉壤得一發其書聞其姓氏咨嗟怵惕使一

生血淚噴薄激昂不至與螻蟻爲蔫同盡者厚幸二子有知聞偉長之言必泣且笑於地下矣此作者之所爲可愍也予未及見二子不能徵其行事然讀其詞則其人可槩見殷撰劉孝則先生嘗爲求公作傳語具劉集中而吾邑距河采爲近聞其篤學强記遇事輒書偉長旅食於燕樂與之遊且分粟相餉葢其行誼均足述云

金右辰詩序

余既選季房詩又得金右辰槀葢季房之亞也或曰季

房逸秀右辰雄邁亦各其長也觀其所自序以為詩尚風神矜興象睥睨王李且不肯優孟李杜卓然有得於風人之遺矣反覆其詩則在乎唐宋之間時有豪氣紿亦嗲嗲道古不飾其美不掩其疵者也然記問該博侃侃喜辯論臨川湯義仍嘗亟推之謂其於星歷氣候兵筴河渠方技百家之言抵掌奮舌沛若懸河葢不徒以詩見也而卒以不遇終其身惜哉予拔其稍馴者若干首合之季房之集目為吉州兩處士詩蕭子孟昉聞其

風而慕焉遂並取刻之士固有不朽者不在乎文詞之末然垂空文以自表見不得志者之所為作也盧陵羅長源泌沒身閭巷所著路史卒行於世今二千霽志長逝久矣士大夫稱其詩不癈然則士之有抰以鳴而憂其湮沒無傳者聞數子之風其亦可以蹶然而興矣

劉仲修山陰集序

予讀練中丞金川集見有仲修遺墨跋因攷臨江府志知仲修者劉徵君永之字也所著有山陰集楊文貞公

嘗為之跋而歲久版廢其裔孫長壽將重刻之屬鄧孝廉來請曰是集也梁石門敖子發兩先生論之矣願更假公一言余藏之既久一日舟中盡讀之然後知先生殆古之逸民也詩諸體楚楚五言古恬澹冲厚出入唐人其文氣雄暢取裁歐曾非苟作者攷其時當有明開國之初搜羅耆舊徵辟四方學行異等之士先生徵赴闕下宋學士潛溪盛相推服固宜出其所學乘時見用乃以重聽辭歸其果老病邪觀其平生詠歌大抵幽居

自適至答宋學士詩有預結茆屋待公跨鹿之語殆將招潛溪歸隱其肯自出邪先生故世家子貲産稍給知富貴之不可保而跧伏自全然卒以其子奉獲罪縣官没其家且被徙客死何天報之酷邪是果其子扞文網邪或其避世嫉俗之意隱然見于眉間而為人所齮齕邪抑有司之媒孽耽耽其所有邪班固陳予昂並以文章名當世失勢家居不免為縣令所瘐死吾又以知文人高士之難為也然而名公鉅卿先後推重詩古文辭

獲見於世可以傳矣嗟乎仲修節行至高練中丞楊文貞嘗慨慕之其門人童喆何光輩能於患難磨滅之餘收刻其遺稿而不爲先生立傳詳其生平僅僅於梁氏序中一想見之於乎惜哉

學餘堂文集卷六

學餘堂文集卷七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詩文序

顏修來詩序

歲之辛亥顏子修來相值於金陵是時修來以儀部郎榷關龍江偕從父季玉刻有雜詠絶句及五言近體數十首堅光壯采著語能自起立度其意非得上駟則寧

廢艸不肯出余益巳心憚之既八年來京師輦下盛傳十子詩修來其一也觀集中山左詩人如曹子升六田子子綸皆蔚然深秀日進於古而修來東歸讀禮索其集不可得今年巳未春修來錄寄古體詩來屬論叙時微雪灑庭讀之終帙知其詩之不肯輕出益可畏也士魁壘喜自負常掉頭不可一世及摧折發憤則瞠乎惟恐後人其志强者心彌下也志弱則無高執器溢則無無蓄修來深思遠望有慨于中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

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髙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怪偉百態新城王阮亭侍讀嘗謂余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夫向之所為近體者余既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於後無疑也語山莫如岱語水莫如海從其大者為言也必謂海岱而外無山水則是太華峩嵋之險華頂鴈宕之奇黄河之怒流三江五湖之澎湃飛泉駭瀑變幻無可端倪者皆不足與於山水之殊觀也然使有人於此自守其一邱一壑而以為泰山不必

登滄海不足臨也有不爲山林海若所匿笑者哉詩之爲道實有類於是故曰先河後海言有本也百川學海言有宗也修來蓄其雄銳積學而出上窺騷雅下仿杜韓其亦嶽觀而海遊者乎吾嘗病實學彫散詞場蔓草間過闕里觀禮器輒沈吟永日修來生於其鄉爲復聖之喆裔將必有喟然歎興者嗟乎古能言不朽之士蓋未有無志乎道而能卓然垂後者也

王聞巖遺集序

無所挾而言者其氣不充有所挾而無怫鬱難言者其
言不能悲以放今使閭巷之士推舉成進士受官執法
所部數百里不為不得志卒之憂戚困踣旋仕旋已無
歲月之獲淹其位即布衣窶士之憔悴亦奚加於是哉
睢州王君叚巖為余同年友不見三十年頃過其鄉湯
大參荆峴詢及之則悼歎曰叚巖以窮死矣平生文最
善篤志好學人也有詩詞各一卷子盍序之叚巖為文
奇崛有稱於時嘗再仕建昌建寧兩郡推官並以憂去

輒仰而喟曰天不欲我仕乎吾既祿不逮二親又不能與人俯仰出將奚為由是除服遂不赴選人日與二三耆舊觴咏郊游退則掩扉執一卷或歌以泣慨然有擬棄形骸翱翔海嶽之意識者皆悲其蓄奇氣不得一騁也昔毛子親在捧檄而喜及親歿不復仕豸巖其以是飲痛也荊峴從事理學世所稱有道君子也豸巖比閭相友善則其人之於官於鄉概可知矣千鈞之弩一發而息機掣電之馬不百里而稅駕豈非命哉詩詞不屑

屑步趨古人頡唐豪逸李太白蘇子瞻之遺乃叙以遺其二子於乎士之魁壘振奇没齒不得一第其數奇尤甚於男巖者又豈少哉

姜定庵雨水亭餘稿序

士君子家居則修其道為諫臣則盡其言有官守則勤其職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其溢而為詩歌賦頌之屬皆其餘也矜其餘以自異謂世莫我若也此斥鷃之決起於槍榆井鼃之見姍乎海若者也會稽姜定庵

先生治詩數十年近始出一編屬其鄉張荀仲先生命為序論吳越以詩名者衆矣定庵起家為令則以治行稱既徵入諫垣則忼慷奮舌數言天下大事論者謂其原本經術似劉向敷奏詳剴似陸贄

天子褎然嘉異拔諸卿貳之選拜為京兆豈復以詞翰為勛業與聳肩苦吟之士爭工拙行墨間哉然其詩在

朝廟則有肅雍之風在山川則極登望之美其見諸交遊贈答者皆誦之泠然以是知定庵非徒今世之能言

者也觀其自序以爲鹿鹿無奇行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章者終歸澌盡爲歐陽氏所悲悼益若惟此餘技之無足恃也其所見爲近道矣販夫賈豎得尺寸之珍甎攘臂而炫諸市而猗頓之家衛霍之室百物委積狼藉漫不省記充乎其羸者泊若無有也吾故曰定庵非徒今世之能言者也定庵讀書喜賓客其平昔所與論詩張泰亭毛西河兩君子朝夕相上下益皆余所不逮也兩君子之論既定矣其又屬予言邪吾聞定庵將入佐

天子以母太夫人老曰依子舍不能已又將繼南陔之詩矣

周伯衡南州草序

君子之與人也先其道而後其言其人有合於道不問可知其言之有與而世所謂工拙不與焉蘇子瞻稱山谷文章超然獨出乎萬物之表予不甚喜山谷詩竊疑其言太過今而知凡古人之可傳者皆超然有出於物表不以其詞之工也吾年友伯衡周先生久官南州曰

在公私劇應中歌詠灑然甞好讀左國晉魏之書唐以來文詞獨愛柳子厚於詩酷愛杜子美其所作多尚自然恥事雕飾不必盡工而要有會於古人之道予嘗論其詩樸而秀直而雅頽唐而藴藉而其清真一氣則得之子美為多初官翰苑謙垣為清秩嘗手一卷既出在江湖之上無纖毫愠色數於舟車尊酒間得詩遇可與語則劇談飲過量客以詩來者苟有一言之合即布衣羇旅憔悴之士不深計其人何如輒與之往返游好與

予相磨切酬倡尤多予嵗甞一再至南州以得相就為樂伯衡每執手笑曰比久不作詩子來又使我多言矣夫伯衡之見取亦豈徒以詩哉徃予官比部君為給諫暇則相過即清談必夜分乃罷既而各就外補不見七八年辛丑秋余叅藩豫章伯衡為副臬王言遠為藩伯宋其武少叅繼至陳徵君士業遽喜詞人之聚也欲合序近詩而刻之為四君子豫章集予二人瞿然謝曰今誰不能詩者乃敢以四子鳴因各匿其詩不出久之士

業即世吾數人先後皆散去伯衡又連有骨肉之痛貎瘁神傷他人視其詩不覺也予讀之輒不能堪去二年再至而伯衡仍以事留未歸相見喜且泣吾輩皆將老矣後此聚會不知何時聊記之以見我兩人之相善如此若其詩後必有識之者不待予言也

佳山堂詩序

頃年槃不叙名人詩葢有所為而然一日相國易齋先生佳山堂集成命叙辭至再不可章嘗受知于先生伏

讀永歎者累日夫詩與樂爲源流古者詩作而被諸樂後世樂亡而散見諸詩大抵憂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君子懷易直子諒之心則必多和平嘽緩之聲誠積之於中不自知其然也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先生起北海文敏公之後懷仁輔義冲然如不及未嘗揭揭以詩名跡其志行皆温柔敦厚之意得之詩教爲多嘗對客微吟泉注雲奔不屑爭守句工拙晚乃益

事追琢出入三唐樂府五言古尤有漢魏遺音其憂時慼事不無小雅悽惻之言而讀之蒼然油然義切而辭隱無噍嗷噍殺之聲所謂洋洋大國風者茲其苗裔邪吾聞古君子在野則思廊廟立朝不忘江湖先生處綸扉容勿獻替以人事君罔懈夙夜年七十引疾乞免書凡三四上温詔固留而東山别墅之興欝不可已間休沐過萬柳堂與賢士大夫一觴一豆稱文字之游見者不知其為相國也且門無私謁橐無長物而好獎接樹

旅憔悴詞賦之客周其困乏或藉以舉火仁民惠物之事未甞一日忘於心此其詩之温柔敦厚所由來也今天子湛深古學喜聲詩使先生日進其所撰豈不足以鼓吹正始也哉甞竊論詩文之道與治亂終始先生則喟歎曰宋詩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綜正變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風漸以不競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願與子共振之夫孔子删詩而雅頌得所延陵聽樂而興衰是徵詩也者持也由是言之謂先生以詩持世可

也

莊簡討宛遊草序

歲之初夏晉陵莊澹菴先生來宛陵輒同汎青溪登響山舉酒賦詩驩竟日已屬余曰鄒嘗客於斯與邦人士相暱遊人系一詩篇什遂多距今未十年而舊游二三零謝撫卷增歎又得與諸君子驩也將合刻之以志不忘是為宛遊艸惟君序之嗟乎余與澹菴兄弟同舉禮闈官京師其兄弟年最少入直史館時稱雙璧人南北

聚散垂二紀動如參商鄉過究不及見見又不數會俯仰少壯忽忽將老吾郡交游風物又非昔時是可感也夫古人邂逅適願歌詩贈答及其離思鬱陶三致懷於蒹葭杕杜之間其詩具在世不古處尊酒未散棄之如履跡然去而不顧澹庵家世侍從門下士多名人鉅公能自傾下所至無問識不識折節論交詩文書畫脫手淋漓若忘其為貴人且去而思之纏綿不忘有足多者今又自涇川遊水西將登匡廬度嶺而南放乎羅浮其

繼此士大夫之游從贈荅累帙不可勝紀也而獨拳拳於吾兜何哉詩有友生伐木之篇騷有美人芳草之贈皆是物也澹庵所著書不一種重今昔游好離合之感故叙

遺山堂詩序

高子阮懷工古今文詞尤長於詩力不能板行郡幕張公菊水刻之是為遺山詩集遺山者阮懷所自號也性疏伉自負不肯乞名人為序以予故貧賤相狎游屬曰

序吾詩者宜莫如子余葢以文辭交阮懷三十年所矣古稱人才既難近在比閭尤不易得李杜元白韓孟諸人雖同時比肩倡和其生不同邑井聚散之間往往悵歎未有望衡接宇游處往來歷年數十如余與阮懷者也余奔走仕宦善病早衰追尋先人理學之緒嘗家居累月不為詩阮懷夙有俊名總角補諸生輒仰籲有司試必稱最固宜咄嗟取科第天獨困折之使久不得吐氣其大父瀛臺先生刺興國州廉直無長物阮懷賣書

給膏火壯年喪妻積數歲不得娶日夕堅坐手一編苦吟至夜半故其詩優入乎古人殆天畀之獨厚也吾邑詩人不乏歲時聚朋好文酒談讌人各有篇遇其詩擅場甞令人自廢余近在京師與宋觀察荔裳王農部阮亭諸公抵掌時彥每亟稱之令其入對策大廷也槖其書游名公卿間必有折輩行與定交者其立名都下無疑也出其所餘當不難取高第為顯官余獨難其才耳子昂碎琴於都市馮周濯足於酒家皆以才士窮愁不

得志立名然則既慊之不早遇乃其所為遇也

金長真詩序

昔之士大夫患少文今之士大夫患少實其於詩亦然前輩服官尚治行不殫力詞翰於時天下能詩二三巨公可指數近之好事者或喜詞翰薄簿書人各有集韓子言為大吏者意得志滿常不暇以為而今求勝於閭巷篤吟之士於是窮蒐極羅摹古龍今連為大冊汎覽其言若天下之大事物之緐畢萃其胸中而抽繹其心

之所誠然則若多可已者故曰少實也夫文盛而大道隱詩盛而實學衰余葢心悲之詩本以存王迹而其流至是曩者壯盛與金公長真京邸論詩爾時繭雪錦帆飛濤邵村諸同舍環坐虎視氣勃勃不自禁葢至于今別三十年而始相見自傷聞道遲暮未免以詩文相徵逐而猶幸與故人勞苦無恙輒握手曰良吏故難為君所至不赫赫而見思於人有令名是臻何徳而然邪公笑謝不言而數召客飲嗟乎耆舊彫喪士茅靡日甚中

不乏賢者簡文齊觀於是大吏之庭無文士跡公秉節金陵於官無壅滯乃從羽檄驛騷之餘噓枯拾燼間集賢士名人文酒談讌且側身與布衣遊酒酣月出清風灑然覺王謝聲華未歇亦一盛也客請出其集則謝不敏豈懲近人之多而不肯出邪君子之立言求近于道也單詞不為少若其非也連軸不為多今觀其去官汝寧有傷離父老之感返駕京國有流連桑梓之懷而其樂易近人好古喜賓客則出處一也其人其詩具見矣

長真嘗極論何大復集手訂以行又出入與詞人俱其前後撰著度必盈簏好余詩而不盡以示我當與客大索其簏以發其藏

王丹麓松溪詩集序

地有為詩助者宜莫若杭之西湖西湖當吳越之交山水清妙比户詩書天下賢儁所畢集士得相唱詠為工然非積學多沈思則終不能以有立王子丹麓家湖墅為西湖道所必出同好者又有張祖望徐埜君陸藎思

王仲昭為晨夕鄰曲之友故其詩尤多余嘗與同年林鐵崖叙論詩人以為詩固難言詩人尤不易今之工者多飾郛郭學菁華其有出於時或矜已忤物誕蕩不可近於是號稱詩人者寖為有道所不録鐵崖益深歎之丹麓世家子為名諸生家多藏書束身善下悃愊如山中人既厭舉子業網羅述作自放其窮愁嘗悲王元美文章九命之說足使文人失志迷反其說取古文人之通顯壽考聲實榮暢者輯為更定文章九命一編讀之

陽氣且滿大宅若春日之煖寒谷也其它旁引雜輯多所裨利於人松溪詩若干卷近體清和遥雋出入唐音樂府五言古如詠懷覽古尤多杰然可傳者文章之道與世會遷易于觧唐無五言古誠為刻論史稱陳拾遺始變雅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為海内文宗今其詩具存雖一變徐庾視漢魏奚若充丹麓之力其去古人不讓矣初居尊甫瑞虹先生憂葬喪盡禮衘恤霣涕徧告當世鉅公乞為志傳成帙曰幽光録士大夫讀而悲之

家既稍落又時時刻書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余誦之輒失笑葢有類予者頃過兆關亟歸丹麓走要予舟中强定其詩比昏黒始别去嗟乎丹麓於余奚取哉往歲辛丑客西湖丹麓觴予霞舉堂是時新建王于一山陰徐伯調武進鄒訏士會稽羅弘載與比鄰陸蓋思高仲兄弟皆在窮日夜詠言醉則就榻今十許年耳曩者之客惟余及蓋思弘載三人無恙餘皆地下游矣良會為難詩文

益可愛惜予與丹麓相視憮然未可以一二言盡也

## 梅定九詩序

吾宛陵梅氏自聖俞先生以來世以詩名往敘述之衆矣最後得梅子定九詩定九有志於君子之道目之為詩人則瞿然謝不敢余益心異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天官五行歷律度數則所以經緯天地而妙其推測者也吾處天地之間俯仰上下心迷目眩漫無閾度比於蟄蟲寒鳥徒自號曰文人詩人

也亦奚益哉定九砥礪學行探本知類於象緯歷算之學殆由性成數計心通能自制器以準象間取西洋之學發揮討論南中言歷學者數家質疑送難皆歎遜以為莫及嘗手列其所見歷學諸書凡數十種多人所未見猶欲廣搜祕本以資參互屬余網羅可謂好學深思者也昔房玄齡等重撰晉書天文歷律五行三志專屬李淳風為能深明星歷故可觀采當今國家方纂修明史使得定九參與其中修天文歷律諸志即未知視淳

風何若當有可觀惜乎其不獲與也平生旣罕徵逐中年早鰥遂不復娶日夜枕籍詩書以自娛暢其溢而爲文振筆風發技藝則冠其曹又溢而爲詩清真靜遠稱心爲言無時人飷飣衺馬之習易傳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詩不足以盡定九而其詩已卓犖有出於人是可以知定九矣

琵齋詩序

吾寧在漢爲丹陽郡而春穀縣見於當時即今南陵也

縣之求最古未聞有文學之士卓然特著於冊者往官京師何子生伯以明經高第入對策相見論詩今二十餘年而其詩所謂琵齋集者始出余謂生伯真詩人不俟其詩見也何以言之阮嗣宗陶元亮李太白諸人皆有適世遺物泰然自得之意故其詩不字彫句琢而讀之超舉蓋非徒事詩也生伯廷對淪久不得仕帶索躡屩門庭蕭遠客到則一豆一壺野飲高歌樂將終焉哆哆然無遅暮憔悴之色吾是以知其詩人也詩也者持

也謂其能持人志也故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

風人之槩也生伯同里先達泰豈人觀察王千峰太守

皆最舊不肯徃游邑大夫屈侯常加禮焉邑東郭龍會

橋地近安賢寺杜牧之所謂謝家池上安賢寺也橋有

亭久廢生伯請屈大夫新之其高數丈西望都盡生伯

為之賦累數千言觴予其上雖竟日憑檻吁小杜恨不

見我觀其詩清真閒遠多抒寫素臆與古作者不屑附

至其雄警特拔類有李杜之遺焉先是邑諸生感此公

名於斯櫟下周司農序刻其詩余詢之邑人罕知者而藉司農以顯生伯之詩遠加於盛氏其不泯於後當不待余言也客徵瑟齋之義生伯曰瑟之為言縝密也又蕭瑟也他日別築一畝之宫當目曰瑟園余笑曰君既雅飲又洋洋能詩歌於蕭瑟何有于是大笑并次其語識之

天延閣詩序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遠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

約其學不惟詩歌文詞也而所為乃絶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晉之作者可攷而知也唐以詩為業矣李杜數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制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敢備體其矜慎如此今人束髮受舉子業父師之所督儕友之所切劘胥是焉在猶患不工及壯長通籍或中年放廢始涉筆於詩稍順聲律便登簡帙以不專之業兼欲速之心弋無涯之名懐難割之愛固宜出古人下也吾觀前輩刻意矜慎者或不

幸而無傳以其磨耗精力劌腎抽肝冀萬一不朽於來世藏之篋笥不肯輕出年既遲暮中更世故十九散逸益又有足悲者白香山編長慶集成作詩自快有以也吾友梅淵公有事于詩久矣今刪擇諸編合為天延閣集其肆力以博而守之以約者邢淵公名家子生長閥閱姿儀朗秀有叔寶當年之目其時插架萬卷歌呼自適酒徒詞客常滿坐已而遭亂家落棄舉子業屏跡稼園竄身巖谷鬱鬱無所處始出應鄉舉用是知名驅車

而北再上春官不得志徃還周覽燕齊梁宋之間遊接日槃而其詩凡數變其始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日見不足杯罷夜闌輒取舊所為讐校刪過半其沉至纒綿之意則見之崎嶇喪亂巖棲旅食者為多讀其詩可以攷其時徵其地馬詠歌之餘間作墨畫下筆礴多奇氣予自少交淵公溪園接近數相就視當時淵公從子杓司詩辭通儁獨喜自負淵公奮全力相馳驟已而杓司跅弛病廢倦於詩又佯狂喜觸忌諱嘗刻其響山

集屬叙余謝不敏今覽其遺詩翩翩可誦而其墓木拱矣吾與淵公俯仰上下慨感名之難立怵日月之易流未甞不相顧三歎而淵公顧益渟演積累風發泉涌睥睨前人梅氏詩盛自都官淵公之所為若此固宜克稱其家也感杓司平生之言故因叙而及之

程山尊詩序

遊於歙得一士焉程子山尊其人也程子不善治家人産席其先之舊業讀書喜客家稍落客或有急不能脫

手贈若負重創必曲折營赴得當然後快其閒中豪有負程子累千金索之不應程子恥速之訟也悉置不問有園一區藏書萬餘卷暇則為詩歌自娛所與交者黄岡杜于皇南城徐仲光寧都魏凝叔京口蔣前民皆一時文字之游魏蔣余未見心知其人杜徐則吾友也以是益歎息知其賢壬子秋余在歙程子適歸自廣陵與之游月餘入則共園林琴酒之懽出則同山水詠觀之樂抗懷古昔浩然若有得也間問詩於余余曰去浮艷

與清態去浮艷近古去清態近厚夫裘馬紈絝之習既不足尚就使楮冠芒屩敝敝焉憔悴其形容淒寒其音節以號為詩人豈所為清明廣大之道哉本乎道德之源發為書卷之氣油油然渢渢然鏘金石而感鬼神可也程子大稱善曰吾知所進於是矣舊所刻春帆集皆五言律之工者頃送余别復為七言古歌夫趙瑟秦箏不入黔婁之室高文奇冊不出猗頓之門程氏自侍御公以下世貴顯程子獨屈首文學以詩鳴一時富貴擁

揹自雄者率迂程子相睥睨程子亦輒睥睨掉臂去嗟乎士不遇故窮其樂故在彼富貴浮雲稍瞬磨滅亦復何與人事吾顧程子之更有進也程子世為篁墩人二程夫子之裔也獨寐寤歌永矢弗諼古之人葢有道以處此矣

梅耦長詩序

天之於人常輕予以富貴而重靳以文辭故其彯纓組擁車騎乘時得志者代不勝數求之以文辭百無二三

而閭巷窶賤之士挾其藝以嗚王公貴人或推遜為不敢望何其重也然古立名之士積其精華需以年歲大抵書成以暮齒雖以子雲之才尚悔其少作況下焉者乎而英絶領袖之士負才特出不為飢寒所亂家酷貧而學富年方少而名成以裒然見頴於當世蓋又有難能者焉吾邑梅氏世以詩名予嘗序亡友梅君朗三之詩自聖俞以下數人皆工文辭卒未通顯為之歎息今朗三之子耦長又以詩名於時夫朗三以諸生席其大

父禹金先生家學文詞書畫風流藉甚陳卧子嘗手録其詩而中年即世是時其孤耦長甫數歲惸惸依母劉太君家無甔石卒能抗奮力學發讀其先世藏書自拔於儕俗為詩披華振秀清警獨勝謂非士之英絶者與一時四方之客至吾宣者無不願見與之游郡佐營山張公又刻其詩以張之不可謂無知已而年垂三十尚困於布衣詩之能窮人至此哉前歲載書挾冊將遊京師以母太君老臨發而止今所與朝夕惟余與阮懐淵

公方鄴諸窮人耳夫顧況之於白居易韓愈之於李賀類有所引重以成聲徃隆萬間梅氏諸賢如禹金季豹泰符子馬勉叔人各名家率為當世巨公所器許王元美所謂梅家樹樹花也就中子馬勉叔年最少其詩具在以耦長視之尤為秀出使復有偉人負天下文章之望者一定其品目其聲施四逺必矣奈何局守閭巷甘與一二窮愁野老相游處哉或曰士患無實不患不彰子姑蓄所學以俟時客皆以為然遂書之以張耦長之

窮其平生詩甚多將有所待以成集今所刻三卷謂之山栖詩畧

白下近詩小序

觀察金公長真綜治驛鹽吏事繁促而其詩日益有聞徃余叙其天中艸鄧子孝威刻而傳之矣頃又集所為白下詩得若干首使來告曰吾勞於官而稍逸於是也盍再序我白下自六季為名都散藻蜚英連王屬謝闡詩書士女彬雅比游經戎馬文獻摧落桃葉停歌鳳

臺傳燧羽檄之使夜呼鐵騎之師雨集明逺睇蕪城而感賦子山顧江左以興哀公於此時左右舟車咄嗟供億猶復時時詠歌不絶二水三山既已流聲漸被矣又嵗時泝淮沿吳留連花洲虎阜閶當其風和景妍倡和文酒陶然樂也然而徵兵轉餉來傳驛騷宵旦拮据不遑啟處公之為詩豈獨流連景物云爾哉其必有所感也夫楊柳雨雪大夫有行役之章芳草美人騷客多瑰詭之作先生志潔行芳服官廉好士篤非古風人之流

亞與日月既逝壯盛不來余倦論詩久矣微公其孰起我也

石語軒詩序

溯余雙溪而上五十里曰水東其臨溪而族處者梅氏多隱君子而梅子翔先生築草堂於水東之渚曰石語軒兄弟羣從讀書其中余少時往還㝡數倡和為詩者四五人既而悔之以為君子之道甚大所樹立於天下者甚多安事此區區為故常以行業相砥礪而視詩為

餘事然叙孤憤道窮愁處崇巖大壑之間寫幽人志士之感非詩不為歡子翔含風咀雅意多緼藉未肯急出其詩人亦罕見之者及病將衰始取散逸諸稿稍次其可存者屬余序之憶昔弱歲與子翔同學為制科之文見其引繩尺辨毫芒渟涵既深持滿而發無不當意金沙周鹿溪先生嘗會江上下文士數百人日試五篇於江上之士推子翔及余為冠謂坐客曰此雙璧皆國士也吳下人雖强項見其文皆嘆賞奪氣今後起之秀多

獵取科名而子翔獨轗軻不遇豈非命哉余視學山左意獨念君遺騎要致同詣闕里謁孔林陟泰岱之巔抵滄海之涘俯仰顧盼相屬為歌君在客多暇東游之作尤富且工山陰徐伯調感為稱引相與舉酒論文豪氣故在今十餘年而壯齒就衰頹然鮮筆墨之懽伯調近已下世屈指少時東渚論詩之友罕有存者此余輩之所為感愴摧心也子翔敦行誼謹取與晚多憂戚益勇於為善為閭里所稱予常序而傳之讀其詩可以畧見

其人焉

陽坡草堂詩序

詩言志視其性情苟非其人雖學弗工也其次則視地

邱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詠歌見志者往往藉是志足

以宣地足以輔且優游之以歲月愁苦其心思使之徘

徊蘊結磅礴其所欲言是天之所以啟詩人也吾鄉故

山城其特出而冠者疊嶂謝公北樓在焉今為官舍不

可入其在東南高可陟而最勝者為陽坡吾友汪子發

若居之所謂陽坡草堂者也往讀所謂草堂記山川登望之勝歷歷如數其詩披胸寫臆不事勦襲數屬予論敘迫有吏事久不報然其篇什積累益富發若嘗從其伯氏顒若問學同舉於鄉人皆謂發若年少玉立必讀中祕書伯氏既成進士為湘鄉發若猶困公車故得豐其暇豫俯仰雲霞搜抉草木以自見於詩是其人與地殆相得而益彰也湘鄉君仕未期月遽厭人間發若益憔悴苦吟不能已夫汪氏伯仲並予同門公車射策無

寢食不共十年以來聚散存亡百端俱集安得數日無事把盞讌遊於陂坡竹木之間予㕘若爲藏手酒當與君倚歌而和矣

歲星堂詩序

文辭之卓然表見於世者有二焉其一曰可喜清詞麗句目眩情移者是也其一曰可畏勁氣雄風驚魂動魄不可逼視者是也人情好投以所喜而避其所畏故競爲輭美塗飾之辭夸世弋名譬猶燕趙之佳人吳楚之

艷質粉白黛綠爭妍取憐忽有偉人高冠佩劍顧盼非常不知所從來袒臂大呼衆皆潰散其氣量之大小强弱益若斯殊也杜陵有云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跋扈已見乎辭矣伯調與予論詩最久其詩不甚可喜然魁梧自負當其研練匠心則堅金美玉無可瑕疵以予官齊魯褰裳渡江北遊淮泗涉黄河登泰山而望滄海鬱其蒼茫之氣著為詩歌尤洋洋多大風望氣者皆錯愕斂手予嘗畏其難欲抑之使近人伯

調握筆不肯下殆未易與爭雄也客秋捆載其詩訪予究陵適予留滯邗關不得見今相聚武林而其集已刻成菜陽宋公序之矣聊書其所獨異者以識其端若使詩能窮人如伯調者雖欲不窮不可得已

學餘堂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 學餘堂文集卷八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 贈送序

### 贈陳方伯序

宮詹學士陳先生出爲山東右布政使一年遷陜西左使以行諸大夫皆悵悵施子喪更執手不能語或曰子何戀之深也施子曰徵子之問余固不自解也先生官

宫詹時以文章名後進者顧得一言引重余時官比部謁以詩善之及先生藩於東送以詩又善之已而余為學使者至則先生為賦詩二章且序余詩已見余校士書又序之皆纒綿勤懇窮流溯源洋洋數千言余性硜鄙疏濶數與世齟齬先生匡之以道掖之以力嘗言有詩文若干卷將盡出之屬余論次為簿書所奪不果而先生行矣夫以先生之才起家詞臣珥筆禁苑其於錢穀簿書固一切置不問而役役焉錢穀簿書是司得徼

有未盡乎哉
天子即特試廷臣領藩牧既歷年所其能不思股肱才
哉秦方用兵羽書旁午其民獷悍不馴婦人女子皆習
戰好鬬歲又洊饑芻餉無出幅員數千里飛輓不繼非
得武健嚴酷之人勢不足以集事雖然獨不見先生所
以治齊者乎齊之民急利好詐走死如鶩至獷悍不馴
也先生至則錢法行盜鑄息市肆不擾上下以和中丞
直指之按部者罔不首推轂諸司大夫及搢紳先生皆

相得甚驩雅善書法人爭貯墨汁紈素伺間乞書得則以為幸其見慕如此攝左司數月簿書錢穀無愆期御事和平而政日以舉行之既效矣移共治齊者治秦何難焉且秦苦兵荒久矣以鵠形鵠面之遺黎剜肉醫瘡又不善其拊循申其期會而徒操切是務吾不知武健嚴酷者之得失何如也夫民肢體也財膏血也瘡痍之民黃項槁膚形容憔悴迫而索其膏血立斃耳不若舒其手足導其筋力而後膏血可得而貫輸也先生亦移

其治齊者治秦可矣何難焉然而余之私戀於先生葢終不能已也時陸大夫石齋出餞聞余言而善之曰是可以贈先生先生行矣

送按察朱公之任關中序

余既為文送陝西左布政使陳公閱旬日按察朱公亦報遷去則陝之右布政使也二公同官於齊甚善今適秦復先後與俱喜可知也而閭童待罪於此與按察連署按士之暇無朝夕不見習朱公最葢按察之難為久

矣於今尤甚臺使者所彈射及郡國小大獄悉仰質成旦起受牘吏兩手不能抱事有定限須臾緩則得罪山東地方千餘里上下必旬日吏或骫法獄經歲不斷況重以逃人之峻法贖鍰之考成即出入戴星始而鋭中而衰終而怠者比比也公至未朞月大獄之奏報者數百活吏民論死者百餘人向之藪海岱為逋逃者面縛以歸贖鍰積數歲者一旦按籍取盈也公何以臻此公筮仕深州深故多巨盜衡突為患公募其豪攝以威信

使轉相招捕逾年悉散隣境有掠於途者臺檄强屬公公一訊輒得其主名凡三年而論最者九備兵莊浪分守河南皆鑿鑿著名實賊逼南陽擐甲胄拒之河滋東泉數月追叙其功加一級説者謂公即不內召例當左藩乃竟得右也公慨然語予曰家大人昔藩江南撫登萊鄖陽余未嘗不從今大人春秋高無兄弟去此而西惟定省濶遠是疚敢區區校量於內外左右遷擢之間乎哉閏章既深習公而又重公之言仕不忘親竊有動

於中也書以為贈且以質之陳公

送馮永豐歸山陰序

山陰馮君木伯以進士知吉州之永豐賦平訟簡豐人安之逾年坐擅撫山賊奪官以隣縣盜發殺人語連豐所撫盜故也豐之父老子弟駢肩連踵匍匐叫呼者千百人皆來告曰侯實活我毋奪我侯且盜穴山箐中久困兵力勦不如撫便彼既歸命不即納則鳥散狼奔耳故不如撫便又曰侯所撫盜實不反其掠隣縣者它盜

也它盜惡其異已而受撫故藉口以豐為壑也又曰
天子神武不殺盜據山海者次第納欵皆錄用先是邑
鄧侯且以撫盜紀績矣今獨以是斥命也幸公監茲土
丐留之勿聽去語畢皆叩頭號哭淚雨下庭土為濕居
無何有詔捕殺盜馮君為佐方略盡禽之督府補牘以
聞為文武吏救過而馮君竟坐斥去豐人愁痛哀號不
自擇相與刻石頌德尸而祝之俎豆於豐水之上徒跣
泣送者緣江行數十里不絕予聞之歎息隕涕而馮君

告行慨然就道無咨嗟涕泣不平之色君子聞之曰苟有以處則出非其戀也苟有以仕則去非其恥也觀豐人之不忍其去馮君之不忍其行則馮君之為人為政皆可得而知也豐故嚴邑號難治而山陰為勝地馮君又能詩歌舍此而歸其亦有灑然取適一時者與盜平之日

天子以災異省躬詔赦天下馮君之所不患不振予獨惜其去重其人叙以旌之葢亦豐人之志也

贈無錫施氏五世一堂紀事序

余初抵錫山謁道南祠葢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後世因而祠之所謂東林書院者也邑先達賢有道者得附祀廡下而故憲副施曠如先生與焉余諦審姓氏喜謂吾宗有人明日則宗人文學爾麟翁領我九龍山下其子孝廉熙諸生熙燾及孫廷琫等翩翩咸集講家人之好余因問曠如先生則曰此先大夫也嘗從高忠憲公游天啟巳未登進士當啓禎之際擊璫靖冦並顯聲績

既歸里以其學授子孫為德於鄉數舉講會春秋七十八是年曾孫琫舉一子公猶及見之親命名鉉高一門五世邑中藉藉稱盛事間過其家則所謂鉉高者姿骨岐嶷甫四歲作禮如成人余因歎近世多故名族替零祖不見其孫而子不識其父者衆矣强宗巨室子弟又多紈袴用狗馬聲利相馳騖名盛而實衰令自憲副以下世有行業爾麟遭亂不試而其子孫數輩或舉於鄉或名於庠序羣從兄弟繩繩振振至聚本支五世於一

時寧惟爾麟稱象賢且以追憲副之澤遠也夫松栢不産於培塿蛟龍不潛於涔蹄言有所藉而生也余聞諸邑父老曰憲副之大父勵庵公筴官大僕卿有清德太僕之父教尤陰行善薀國醫云昔何澄以醫活人不亂人妻於危難後卒為顯官況其隱德有不可數舉者乎賈生有言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則在醫卜之中玆豈有道而游於醫者邪吾又以知施氏之流未艾也會爾麟將舉六十之觴諸子弟來徵言遂略次其世行使附之

家乘夫末族世貴上族世德吾宗人其毋忘道南之祀用克世其學焉可矣

送汪舟次遊廬山序

施子之去官臨江也汪子舟次至相見喜甚曰﨑溯江而西一顧遊匡廬一顧見施使君竊聞使君客日進容接苦不給將竢於青原白鷺之間令使君行始敢請一見從此入匡廬矣嗟乎汪子是豈今之好遊者哉汪子家白嶽并力讀書性故少可以其不得志者發憤為詩

有合於古人之道櫟園先生及吾友茘裳樓岡西樵茗
文豹人伯顧築夫諸子皆亟推引之見於文詞所謂不
即人而人即之者也顧恥以客自處喜放浪於名山邃
谷之遊又以余之去官也不先匡嶽而先僕汲汲然求
人之所不求者何哉君子不患名之不立也患志之不
廣氣之日盈以汪子之才譽若此探幽嗜古闢一巖壑
之勝友朋之善不遠數千里褰裳鼓棹以索之若恐後
宜其所挾之日有出於人也匡廬之秀實甲東南予往

以俟風星渚嘗自開先寺攀爐峰俯觀瀑布放于金輪玉簾及三疊泉九雲屏以還所未至者惟東西二林遊將有待今汪子年尚少力足以濟勝其所得視僕當倍蓰也然吾觀近代廬山記載諸書篇什至不可勝數蘇子瞻詩獨少其言曰不識廬山真面目止因身在此山中今不知廬山面目何似汪子其深入山中而懷域外之觀乎是可以遊矣

贈楊生序

古之君子其立身也粥粥然其若墜於淵其發言也惴惴焉若不出於口若是者何也度其言若行有出於人矣必退而思曰得毋有倍蓰於我者乎得無有十百千萬於我者乎操過人之業者懷不及人之憂積光輝之盛者屢鄙僿之慮是以飭躬足式吐詞為經發邇見遠傳之後世為不可及也孔子見老聃聃告之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夫孔子盛德動容中禮豈實有可去如老子云爾哉而老子告之若此夫子有猶龍

之歎況後世之以言語文辭表見者乎古之君子先河後海言有源也先行後言云有序也今之君子則不然目未周六經而馳騖於稗官之冊口未諳四始而涉獵於詩賦之文或屈首八股終歲吚唔一編則羣目為讀書其視古小成大成之學居何等也浮文盛而實學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宜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求一文人焉未易得也即墨楊生還吉志潔而行芳才茂而年盛其鄉皆稱之不肯就有司試縣令張君琛折柬招之

强而後出余為補諸生冠軍鎸其文生以其詩文為贄逾年萊州憲使張君又合校萊士而冠之遇以國士張君號知人生用是名益著念余始遇之殷而度余之將行也徒步來歷下又質其詩文各一卷其義高其請益之心勤且至矣夫名之將成敗者斯至名之既成怠者斯至楊生行業日進而予懼無以益之乃告以古君子之道知楊生之必有成也生歸過掖水有羅生鴻圖者亦良士且又爾友也其亦以是告之

龍道顯字序

士將為卓然表見於天下後世乎抑取榮旦暮間也賢者其必早辨矣近代取士法既罷徵辟用科目其得第於禮部稱進士者率三歲而致三百人而所謂舉於鄉者數倍於是焉以天下九州髦士之衆與選者僅三百人誠難且貴重積數歲計之則衆矣積二三百年不啻萬餘人其可齒數者有幾且不及再世而鄉里之人不能舉其名氏矣以其所挾在貴不在道也孔氏四科不

稱閥閱然由賜諸賢猶嘗服官顔子以陋巷老耳自當時七十子迄今王公貴人卒莫敢與顔子比子貢結駟連騎雍容過原憲乃為肘見踵決者所詬病是操何尚哉君子懐仁履義辭貴不辭賤富不祈土地勇不假干櫓庸之車服不為寵棄之蓬蓽不加困處則閭黨尊之出則黎庶附之賢士大夫歌咏之史氏書之足乎我者既修而爵禄從焉是所謂民之望也道德之表見於時者也然而君子固忘其為已有也昔羅文恭公對策推

進士第一人外舅曾君拊背驚喜過望文恭内媿面赤徐對曰儒有許大事在是何足云於乎是其志可觀也吉水龍君名榜字臚先文恭之鄉人也既成進士不自足來從余游又聶其同志者相切劘其事覲也謹而與人也篤葢有志於古之道者予知其所貴有在也請更字曰道顯而叙其説以進之雖然予亦好言而德不逮者能不以是媿於心歟

送孫無言歸黄山序

黃山距予家不數驛予往遊而不果者三焉少時見前輩黃山遊記心異之有自黃山來者輒具問其巖壑木石狀以為樂往歲癸未戒期往以兵亂罷癸巳有事於歙聞人言黃山益奇又戒期往會暑雨晝晦不可遊僉曰秋為善於是又罷秋冬之際遂留金陵閱七年庚子秋策杖裹糧載酒脯將行又恨為事所奪予之不果遊黃山也蓋若鬼神所靳者歙人孫子無言客廣陵十餘年未嘗一日忘黃山所與游者皆為文辭送其歸予謂

廣陵地羶而貫魚鹽估客之所輻輳也介在江海之間烽火無寧歲而黃山為天帝之都仙人之窟宅其去此而歸也蓋宜夕脂卓朝命駕使人追之不及安俟送為予之不果往孫子之未遄歸其母乃皆有所不得已與嗟乎天下名山川亦有幸不幸焉黃山蜿蟺數百里連宣歙二州其高遠險邃靈异不可殫究宜在五岳之列而禹跡不至秦漢祭告不及太史遷謝靈運謝朓杜甫之徒皆未嘗其往故其名不大著於古而其工有軒轅

煉丹臺事尤荒忽不足信孫子歸矣將灌園種樹其麓
邪抑攀幽梯險結廬無人之境邪其自放於神仙佛老
之說迷而不出邪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孫子好交
遊重文辭其能入寂寞之鄉離羣而索處乎吾聞黄山
諸峰天都最高多珍木怪石有異獸守之而不為人害
僧普門嘗開一徑如鳥道今蕪塞數十年君果歸其開
故道先往所過題名俾來者不失路庶幾登絶頂縱遊
以快予平生未果之願殆將從子而老焉

送杜蕃舒歸里序

杜生蕃舒自齊歸施子𧹞馬司槖者以匱告杜生謝且戚額曰先生念我則至矣然竊疑其厚人而忘已也意者太左計施子曰若以我為過廉乎予葢天下之貪夫也子何敝敝然為我謀杜生口呿色變久之曰從先生官三年矣事小大罔弗知也所與交游虛往實歸者衆矣而先生槖中無長物以幣進則拒之惟恐不速焦形槁顔手校讐而口伊吾夫子病矣如是以為貪將𥇒拒

而陰納與敢問其說施子曰噫何子之泥於言貪也夫取而不能有者非貪也不取而有之人不能奪焉者貪之至也莊子曰君子内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子不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者予戕其軀籍其家以沈其宗者比比矣其始不過競筐篚之私卒以捐其所甚愛而不遑恤夫人捐其所甚愛至於弃身家舍妻子謂之能貪則不可予鄙人也未受事而先飲氷其行若躓其居若墜其獨處若羣鬬先人後已亦夷亦恵憂讒畏譏

補訣修弊竄有一金而不知所置予益患得患失見鄙於尼父者也然而疾風震雷守之晏如飽食高坐進退生徒陟泰岱觀滄海謁闕里陳詩書搜討舊藉累櫝連車寸綠尺楮並蓄兼儲盜不睥睨民不咒詛人見不足我見有餘此亦貧之至也且夫名浮其實者德之欺也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事之末也吾目迷五色而不蒙失人之誚行忝顔閔而竊附有道之林吾循孔氏之門牆而惴惴然懼其不能入也奉命而出終事而歸所

得後矣况敢自以為廉乎子貌朴而志端歸而修業亦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何敝敝然為我謀杜生聞之喜曰吾乃今知先生之所以為貪於是酌酒別去明日次其語追而送之濟水之上

送魏惟度歸武夷序

魏子惟度閩人也來大江以南肆其游覽又日索士大夫能詩古文者録而刻之見予武夷記歎曰奈何奪我蘺落間物吾其歸矣願以言餽我嗟夫今之遊士吾益

知之矣古之學者息有所遊有方不得已而出或遊方
僻郡來學於中國遊於京師大者以成其學小以策其
名今之士多好遊得則忻失則戚甚且老困無所歸以
是為遊病然士窮失職於今殆甚伏處閭巷無所語不
得不走四方及倦而歸又率無半畒一丘之地可營草
堂置書籍以徜徉而忘老吾又知士之難為歸也今魏
子遊歳餘矣所至惟山水文辭是急有餘力迷資其刻
詩而其家有枕江堂可高卧而遊也盖其異於世之遊

者二馬吾不知枕江堂去武夷幾許而武夷之美皆君所知不復道嗟乎自南宋以來道學莫盛於閩而閩莫盛於紫陽吾嘗入閩過建延諸郡求先賢講學處其遺蹟間有存者而武夷之三曲故紫陽書院也溪山回互忽得平壤可置書屋百十間前後諸峰巉秀而遠峙者皆遮進於左右蓋造物所以待有道者而俎豆之廢久矣嘗以告海鹽道翟公鳳翥公慨然任其事未幾而翟公卒官今子之歸其必有樂乎此也當事有可告則告

之否則聚士之賢者小復其祠而旁構數椽為書屋以歌咏聖賢之道浮屠道士其不得與吾曹爭此尺寸土也吾聞朱子編註諸書益多成於武夷子固好文辭歸而求之其必有進於是者請以為贈

送孫豹人歸揚州序

闕中孫豹人先生　召試博學宏詞被放將歸復有内閣中書舍人之命同薦諸人竒其遇高其志行屬施子為贈序施子曰士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雖有

蒲輪之徵不改懸車之素可謂翛然無忝處士者也豹人北首入都初迫於有司居既久諸待試闕下者多務研練為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間語客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遂束書南歸

聖天子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初擬司經局正字

天子薄其官遂與杜君越傅君山等同授內閣中書舍人是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誠異數也時論以放還處士膺舍人清秩恩禮甚厚而豹人芒屩踽踽自若其將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驗於庭獨卧不往旋被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豹人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為老何也衆

皆目笑其愚然卒以老官之益非崇儒敬齒無以昭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窮無以見巖穴之志今處不隱不仕之間身貧賤而拜官於朝名富貴而遯跡於野豈不稱稽古有餘榮哉豹人今年亦已六十矣而掉頭抗辭視令人又何如也其詩操秦聲出入杜韓蘇陸諸家不務雕飾吏部趙公玉峰既為刻其書余獨叙其語以送之後之稱是官者其知所由重矣

送郡丞唐公遷守大同序

會稽唐公寓庵先生自工部尚書郎出丞吾郡垂十年始擢守大同或謂公起家上第號廉能晉秩何晚吾郡人皆咄惜曰奈何奪我公速是何遲速交憾與君子闢而解之曰憾晚者為公謀也憾速者郡人自為謀也古有攀轅卧轍至聚薪塞路使不得行者豈不欲其㳺膺崇秩哉誠利其牧我而惜其去我也故其愛而祝之也一歲九遷不為勤其戀而留之也十年一調猶恨速由是觀之其所以為政者可知矣郡之有丞所以左右太

守出政令者也近例太守獨貴重丞不專訟牘惟詰戎捕盜是職先是治盜者數為民病喋莫敢言公至則蠲煩苛省勾攝向之赭衣駢跡者今且訟庭閴若也余間相接侍則坐語移日公為人常集枯辭菀劇郡嚴邑缺官亟推公攝事多方辭免及督運轉餉造戰艦驅馳王路人所望而趦趄者未嘗以勞為解又問民疾苦議減質庫子錢三之一禁民俗溺女捐槖隄琴溪以障支流民稱便君子處不得為之地患不得盡其才處得為之

地患不能盡其心公為丞粥粥不盡展尺寸其治效若此況其得專制於一郡也哉大同古雲中地三面阻邊扼雁門狐塞之險李廣魏尚並以名將為守臣漢以來用兵處也今天下中外一家邊烽寢息坐鎮以總戎而守臣不握兵柄昔之守在勇以捍敵今之守在靜以安民公數言太夫人春秋高不樂遠宦然太夫人強飯無恙且公嘗典試三晉習知其道里山川公行矣詩有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鎮撫百姓和輯將吏以紓

天子西顧則雖守雲中亦如渤海潁川可卧治之耳吾聞邊地早寒黄沙白草即盛夏不葛而裘試褰帷按部觀蘇武城及李魏守邊故蹟時取白墮春醪與賓客滿引劍舞鐃歌為娛樂回憶江南風土敬亭雲月其遂忘我陵陽一片土也余愧不能攀卧留公請酌酒撰辭以為公贈

學餘堂文集卷八